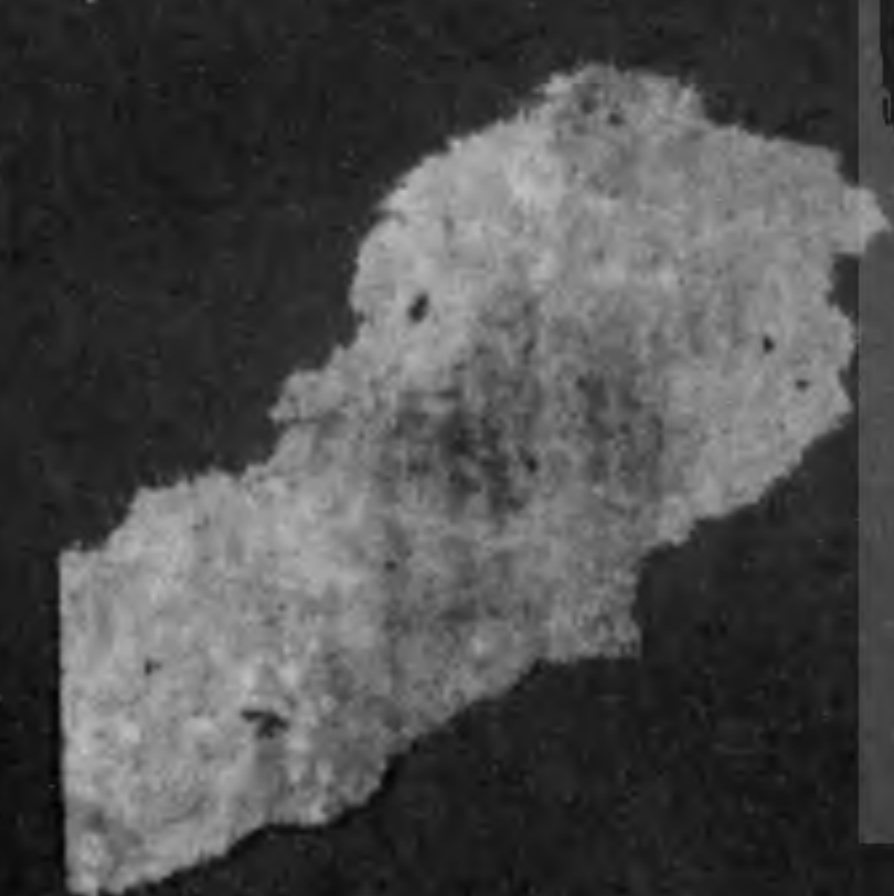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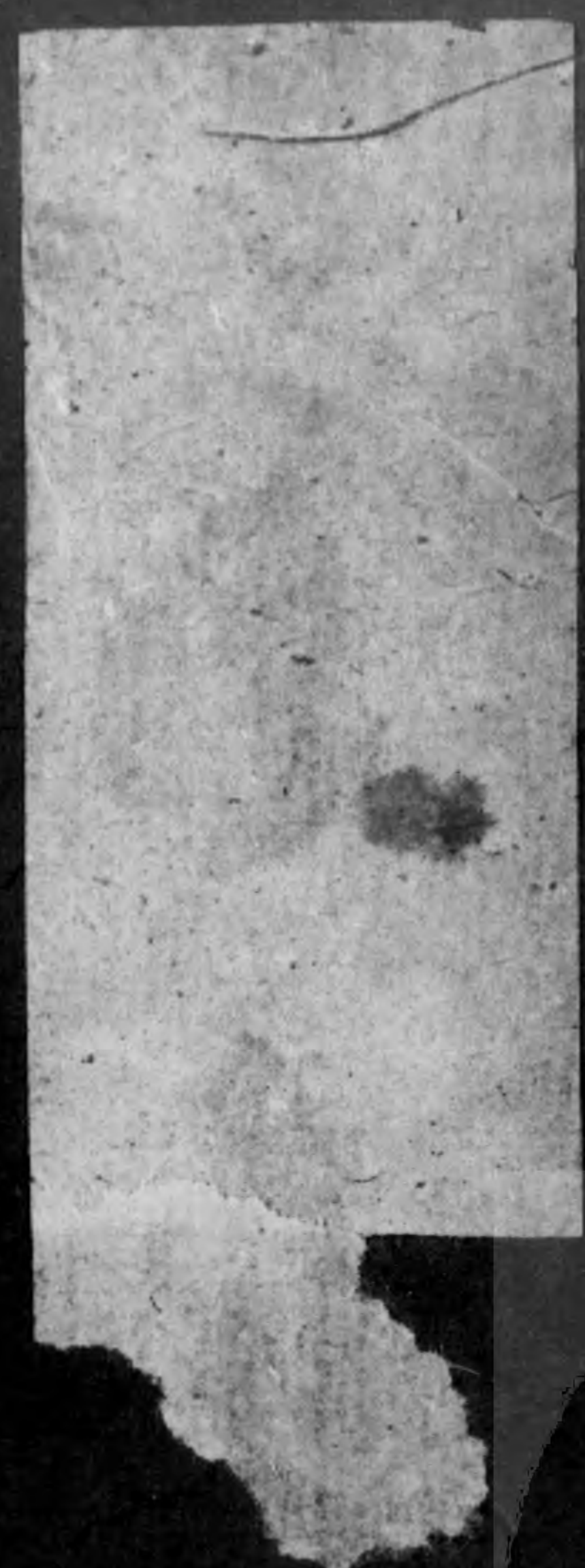


程





集古文英卷七目錄

辯類

韓愈

諱辯

文類

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文

孔稚珪

北山移文

李華



吊古戰場文

程浩

上天鼓文

韓愈

祭田橫墓文

柳宗元

乞巧文

蘇軾

祭歐陽公文

篇類

孫臏

虛實篇

莊周

天道篇

刻意篇

說劍篇

列禦寇

天瑞篇

荀卿

勸學篇

非相篇

議兵篇

解蔽篇



陸賈

輔政篇

無為篇

仲長統

理亂篇

損益篇

徐幹

治學篇

法象篇

務本篇

說類

曹植

藉田說

韓愈

師說

柳宗元

說車

蘇洵

仲兄文甫說

原類

韓愈

原道

原毀

原性



張養浩

文原

解類

韓愈

進學解

獲麟解

通解

箴類

張蘊古

大寶箴

集古文英卷七目錄

集古文英卷七

勾吳後學顧祖武編輯

陳泰階

錢 察同校

辯類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



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

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鷄不聞又諱滄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滄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守法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於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則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



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文類

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  
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  
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苻存  
邛略斯揄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  
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今罷二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瞻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  
之且夫邛苻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  
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  
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  
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  
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  
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



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廼堙洪  
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  
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  
腴胝無皮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  
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啜齷拘文牽  
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弘議創  
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  
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四方之外浸淫衍  
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  
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  
未加流風尤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  
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  
不辜幼孤爲奴虜繫縲號泣內響而怨曰蓋聞中  
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  
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  
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



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迺關洙若微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二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智爽闇昧得輝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及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觀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士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



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  
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  
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  
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旣文旣博亦  
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  
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迺纓情  
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  
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  
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  
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鳧

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  
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  
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  
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  
甸馳妙譽於浙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喧囂  
犯其慮牒訟倥惚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  
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  
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



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  
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  
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  
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棧  
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  
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  
路汗淥池以洗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  
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  
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

士駕爲君謝逋客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曷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  
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鳴不  
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  
徃徃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  
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  
刃膺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  
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



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  
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  
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  
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  
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  
天假強胡憑凌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  
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  
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

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烏無聲兮山  
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  
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  
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  
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  
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大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  
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  
竟海爲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繫匈奴雖得陰  
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  
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



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  
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  
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  
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  
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上天鼓文

程浩

雷車闐闐六合喧吼驟風雨於南極族星雲於北  
斗遑俄選蹙東海以波蕩擺泰山而瓜剖玉石至  
堅切如泥濘松栢至勁粉爲枯朽鼉皮擊考而魑  
魅睽暘龍領觝觸而鯨鯢奔走陶鑄造化之鑪而

鴻毛萬像幹運乾坤之柄而嬰孩羣有由是言則  
九鼎瑣細三山培塿嘉鼎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  
負殊不測離蒼天之近遠當懼驚魂在玄雲之幾  
重徒勞矯首及夫白日雨歇長虹霽後列缺緩轡  
玄冥假手蓄殘怒之未洩聞餘音之良久而小子  
之繆學敢獻疑於座右今若爲善惡之宰主操賞  
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顏閔之羶行天闕跣躄之首  
壽罪一亂臣懲天下之凶醜旌一孝行激天下之  
悌友法高懸於殷典形不試於周后何必霹靂潛  
震之龍養育吠堯之狗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  
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  
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何今世之  
所稀孰爲使余獻歆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  
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  
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  
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豈所寶之非賢抑  
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  
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

至今有耿光踈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乞巧文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  
插竹垂綏剖瓜大牙且拜且祈恠而問焉女隸進  
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  
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將  
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  
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  
旁趨曲折偃倮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  
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軫輻璇璣經緯星辰能



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  
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  
梁款天津儷於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  
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  
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  
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  
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鼃螺蚌皆有所  
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爲諂吁吁  
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  
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狗勢射利抵巇

中心甚憎爲彼所竒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  
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  
所知拊嘲以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  
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  
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  
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  
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  
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  
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  
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



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  
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  
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噤抑銜冤孽皆流血一辭莫  
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  
對白呻吟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  
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  
噤昏莽鹵撲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  
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曠頰蹙喙唾  
曾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  
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

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板去啞舌  
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  
妍突梯卷鬻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  
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  
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囊朱裳手持絳節而  
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  
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  
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  
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  
之爲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



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  
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祭歐陽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  
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  
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  
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  
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茫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  
爲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  
人則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

逝則變恠百出舞魍魎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  
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  
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  
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  
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  
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  
先君懷寶遜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  
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誼當  
匍匐往吊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  
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篇類

虛實篇

孫臏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而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

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



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  
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  
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  
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  
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  
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  
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錯勝  
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  
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

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  
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  
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  
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天道篇

莊周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  
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  
靜者矣聖人之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  
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



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

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



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

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



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  
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  
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  
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  
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  
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  
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  
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

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復位  
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  
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  
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  
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  
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



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  
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  
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  
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  
哉天地而已矣

刻意篇

莊周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  
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  
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  
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  
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間處無  
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  
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  
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



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

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懼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遇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



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說劍篇

莊周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

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



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  
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  
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  
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  
人千里不畱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  
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  
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  
子王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  
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劔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

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  
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  
域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  
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劔  
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  
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  
之劔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  
之劔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



春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窮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

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天瑞篇

列禦寇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



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  
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  
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  
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  
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  
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  
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  
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  
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勸學篇

荀卿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之  
爲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不登高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  
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吾嘗終日而思矣  
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  
博見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  
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  
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  
也善假於物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  
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



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  
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  
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桑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  
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  
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  
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  
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名禍也行有招辱也君  
子其慎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  
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  
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少流無以成江河是故無

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  
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  
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  
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  
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  
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  
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  
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  
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



止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行乎動靜端其言蹙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之世矣故曰學莫辯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

好其人隆禮次之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也君子知不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



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非相篇

荀卿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

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短子弓長昔者衛靈公有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輕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



耳仁義功名善于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楔大不權  
輕重亦將志乎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  
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  
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瓜閔天之狀  
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  
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  
學耶直將差長短辯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  
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  
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  
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今世俗之

亂若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  
態度擬于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  
願得以爲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  
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  
中人羞以爲友俄而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  
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  
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也人  
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  
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今有三必窮爲上則  
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



則不若背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  
直有以縣之矣然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  
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  
則必滅詩曰雨雪漙漙見覲聿消莫肯下遺式居  
婁驕此之謂也

議兵篇

荀卿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  
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  
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  
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

謂則弄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  
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  
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故仁人  
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  
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  
曾腹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  
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  
有四海之聽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  
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  
當之者潰園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案角鹿墀隴種東籠而退耳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可行而可孫卿曰凡在大  
王將率皆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  
之效安危之勢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  
賜贖鎰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儉可用也事  
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  
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  
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鞬帶劍贏三日之  
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

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  
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  
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怙之以慶賞  
鱗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  
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  
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  
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  
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  
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  
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



者皆子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  
上安制暮節之理也故招近募遠隆勢詐尚功利  
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  
巧拙焉以漸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刃墮泰山也非  
天下之愚人莫能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  
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  
若誅獨夫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  
夫招近募遠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  
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  
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白鞅

之繆繆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巧拙疆弱  
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齊桓晉  
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  
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  
是疆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孫  
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  
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  
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  
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



者皆子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  
上安制暮節之理也故招近募遠隆勢詐尚功利  
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  
巧拙焉以漸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刃墮泰山也非  
天下之愚人莫能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  
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  
若誅獨夫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  
夫招近募遠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  
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  
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

之繆繆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巧拙疆弱  
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齊桓晉  
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  
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  
是疆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孫  
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  
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  
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  
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



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見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

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



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  
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  
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  
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  
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孫卿曰  
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  
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曰  
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  
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  
暴除亂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

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  
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  
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親  
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成于此  
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解蔽篇

荀卿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  
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  
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此其所  
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



縣於赤旆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  
湯鑒於夏桀故主其恣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  
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伐夏王而受九有文王  
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  
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此不蔽  
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  
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心唐鞅戮  
於宋奚齊戮于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  
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  
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

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  
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  
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  
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  
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此蔽塞之禍也  
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故  
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  
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  
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  
焉何謂衡曰道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



而靜心未嘗不減也然而有所謂虚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有惡蔽矣哉

輔政篇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竟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缺覆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



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速蹙遲  
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  
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  
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  
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  
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  
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  
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亂  
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  
美之味踈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馭輕

以小治大亂度于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  
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  
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  
正卯甘言之所嘉能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  
見其情故下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  
觸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  
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  
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  
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篇

陸賈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有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

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舉措動作



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  
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  
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覬房闥  
備廐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  
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  
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  
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  
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  
也王者尚武於朝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  
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

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  
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理亂篇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  
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  
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  
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  
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  
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  
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勢囚我矣彼之



蔚蔚皆凶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旣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

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餓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



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  
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  
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  
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  
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  
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  
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  
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不可食清  
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

怒則人隨其心之所虜比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  
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  
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  
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而爲之  
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貴寵君子困賤  
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厭之  
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  
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  
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持不赦之罪  
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



者將皆以脩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  
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  
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  
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  
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  
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  
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  
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  
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  
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

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  
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

仲長統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術有乖於數  
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  
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  
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  
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  
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  
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



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  
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沓穢之行淫昏之罪猶  
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  
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  
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雕敝風俗移易純樸  
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  
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  
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  
上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  
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

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  
服不爲編戶二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  
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  
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  
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  
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  
化之育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  
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  
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  
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



得不至於死哉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主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今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

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木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治學篇

徐幹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然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姪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

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甚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人師矣馬雖有逸足



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旣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

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



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

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篇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



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  
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  
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  
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  
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  
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  
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  
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  
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  
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

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且施于中林處獨  
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  
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  
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  
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  
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  
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  
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  
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於閨門不諫  
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



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弒於嘗竈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媒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

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與國邾隼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旣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



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  
罄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  
禮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  
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  
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務本篇

徐幹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  
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  
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  
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謔之和目視乎瑇瑁采色

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  
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驚乎俯仰折旋之容  
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  
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  
是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  
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  
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  
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況  
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  
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



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

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而不能用也奸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



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猶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

謂善於有師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旣不繫如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舒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說類

籍田說

曹植



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  
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  
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  
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  
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  
下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寡人之理政也及其  
息也漏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  
賢也藜臭蔚弃之遠墻此亦寡人之所遠也佞若  
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成取驗焉又曰  
封人有能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蝸者樹得以茂繁

中舍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蝸者乎寡人告之曰  
昔三苗共工鯀驩堯非堯之蝸與問曰諸侯之國  
亦有蝸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  
三桓非諸侯之蝸與然三國無輕鑿脩鉤之任終  
於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  
者亦有蝸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  
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蝸也天子勤  
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  
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旣時矣苗旣美矣  
弃而不耘則改爲荒疇蓋豐年者期於必收譬修



道者亦期於沒世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

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



不能及可恠也歟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邴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說車

柳宗元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也而任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

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聃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搗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



罪乎人者棘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馬而且御乎物若棘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

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仲兄文甫說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



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棹

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常者如帶直者如慄奔者如飮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織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



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原類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

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  
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  
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  
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  
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  
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  
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  
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

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  
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  
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  
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  
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  
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  
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  
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  
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



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  
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  
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  
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

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  
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  
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  
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  
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  
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  
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  
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  
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  
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  
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  
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  
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以平以之爲  
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

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  
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  
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  
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  
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  
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



而止矣是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能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

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



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  
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  
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  
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則於四也混下  
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  
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  
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  
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  
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  
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  
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  
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  
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  
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  
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  
兄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  
不憂旣生也傳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  
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



爲姦瞽聵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也奚言而不異

文原

張養浩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

則可以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芥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縛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騫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燉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靈奎躔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重深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柱北瀚東瀛西溟香



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  
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雪翕張之雨露潤澤之  
鬼神恍惚會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  
之間自色自形羽而化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  
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  
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之經賢  
人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  
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  
乎大道湮微文氣日削騫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  
小而不圖其大此無外四瑕八宜九蠹有以累之

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  
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  
之形也何謂八宜訐者將以疾夫誠墮者將以蝕  
夫圍庸者將以溷夫竒瘠者將以勝夫腴穉者將  
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華夫博昧  
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  
滑其真散其神操其氛徇其私滅其智麗其蔽違  
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于  
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鳶號  
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眩螢尾也衣被土



偶而不能視聽也蠖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解類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

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浸醲



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  
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  
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  
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  
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  
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  
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  
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禪不知慮  
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杗

爲楠構榱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室者匠  
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  
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  
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  
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  
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  
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  
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  
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



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練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卑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杖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

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通解

韓愈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于老死者相繼亦



未見他人之稱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于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廼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于天下許由爲之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于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

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之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義之教行于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于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向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



同塵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  
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三  
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  
人者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  
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今恒  
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  
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  
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  
珠者乎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  
如仲尼雖愚人亦知其不能也曰爾尚力一行如

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  
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  
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  
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  
爲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彼其欺心邪吾不知  
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  
深爲通解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



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士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  
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  
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  
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  
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  
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  
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  
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  
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

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  
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  
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  
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  
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  
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  
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  
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胷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  
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  
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



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  
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  
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絃纊塞耳而  
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  
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  
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  
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  
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  
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  
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

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  
所召自天祐之誨臣司直敢告前疑

壬戌玄月下弦

雕于樂壽山堂



集古文英卷七

集古文英卷七

三



